

2016年度佛山市原创文艺扶持作品  
石湾陶艺家丛书

# 庄稼

## 评传



义大利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2016 年度佛山市原创文艺扶持作品  
石湾陶艺家丛书

# 庄稼

评传

盛慧 庄阳 著

文化藝術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 C I P )数据

庄稼评传 / 盛慧 , 庄阳著 . —北京 : 文化艺术出版社 ,  
2017.5

ISBN 978 - 7 - 5039 - 6322 - 3

I . ①庄 … II . ①盛 … ②庄 … III . ①庄稼评—传记  
IV . ①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100831 号

## 庄稼评传

编 著 盛 慧 庄 阳

责任编辑 叶茹飞

书籍设计 马夕雯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( 100700 )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 010 ) 84057666 84057660 ( 总编室 )

( 010 ) 84057696 84057698 ( 发行部 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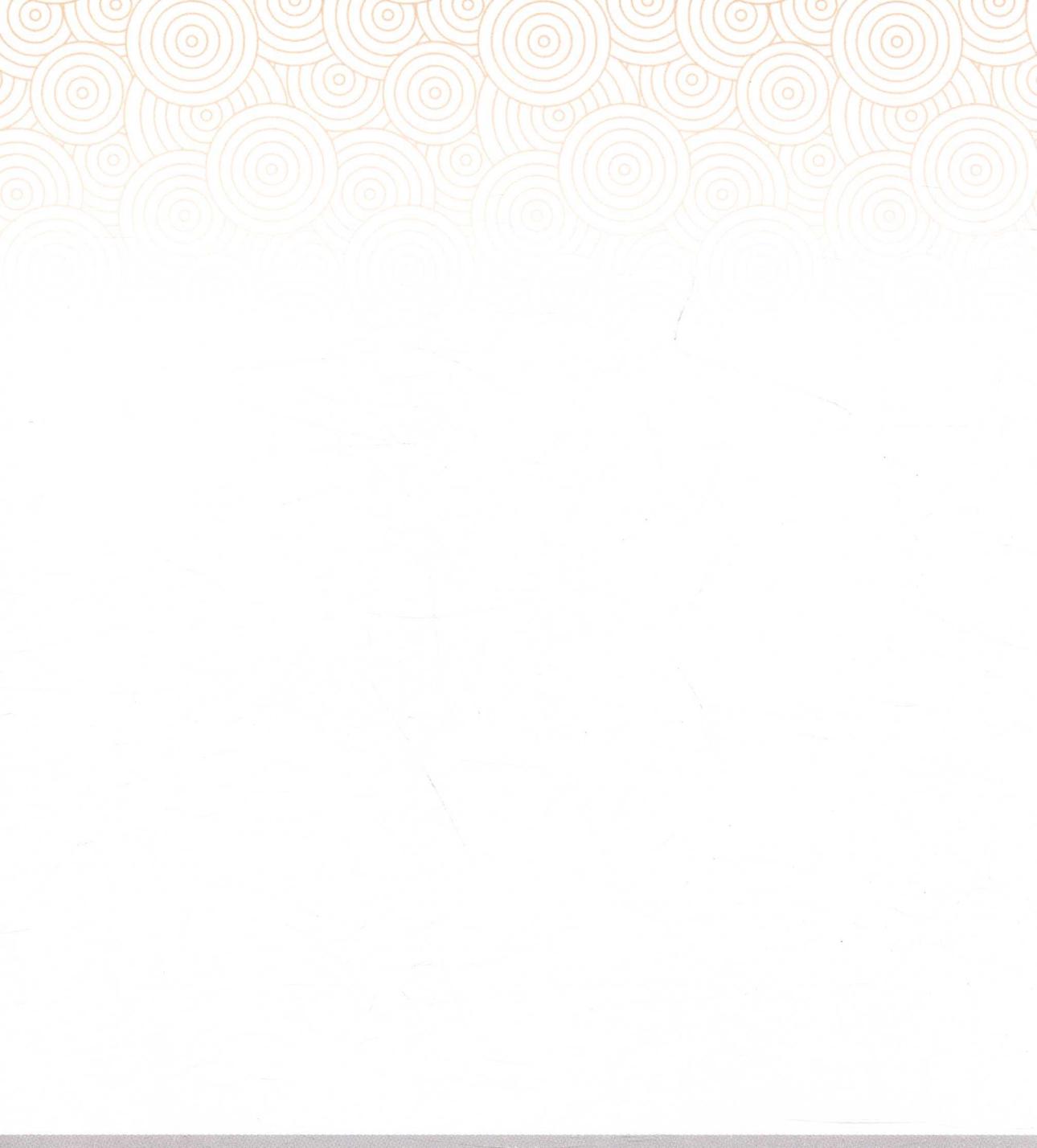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 7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6322 - 3

定 价 88.00 元



庄稼（1931—2006）



此页试用 需要元圣凹嘴方可 www.er tong book.com

# 目 录

前 言 一 1

第一 章 大地之子 一 3

第二 章 石湾之光 一 17

第三 章 大师之道 一 31

第四 章 精品赏析 一 61

附录一 庄稼艺术活动年表 一 122

附录二 庄阳陶塑作品 一 136

附录三 刘后丰碑数稼翁 一 150



## 前 言

人间的时光，如同白驹过隙，转眼间，陶艺大师庄稼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足足十年了。

作为石湾陶塑的泰斗级人物，庄稼是刘传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陶艺家，他对石湾陶塑的发展与石湾陶塑文化的传播，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，可以说，他是大师中的大师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。

庄稼大师研思致妙，巧拟造化，他将精细做到了极致，对偏重写意的传统石湾陶塑，进行了工写结合的改造，达到了形神兼肖的境界。庄稼大师将一生贡献给了陶艺事业，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多项大奖、中国民间艺术委员会颁发的最高奖项“突出贡献奖”，有70多件作品为国家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。

面对这些荣誉，庄稼大师却十分淡然。他为人谦虚而低调，从不标榜自己。他一生醉心于陶艺事业，师古而不泥古，致力于在传统手法上的创新，题材出新、技法出新、釉彩出新。

庄稼大师始终心怀人民，他在总结自己的艺术道路时说：“我的艺术生命来源于人民，是人民大众给了我创作的灵感，就像我的名字一样，我的作品根植于人民大众这片土壤。”1992年，庄稼离休后，与爱子庄阳创办“陶花源陶艺创作室”，将毕生所学传授给爱子。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，他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珍品，为了让艺术回归人民，他向中国美术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广州陈家祠、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博物馆捐献作品超过200余件。

陶是火中之花。一件陶艺作品需要两种火焰，一种是窑中的火焰，另一种是时间的火焰，前者是从泥到陶的涅槃过程，而后者，则更加残酷，是一种无情的遴选。庄稼的多件作品，如《贞观之治——唐太宗》《诗圣杜甫》等经受住了时间火焰的考验，成为了石湾陶艺史上不朽的经典。

这些经典的佳构是一份宝贵的遗产。作为晚辈，我们深知，缅怀他的最好方式，是亲近他的作品，发掘他的故事，通过他对石湾陶塑的美学体系进行梳理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喜爱这些作品，让更多的艺术家学习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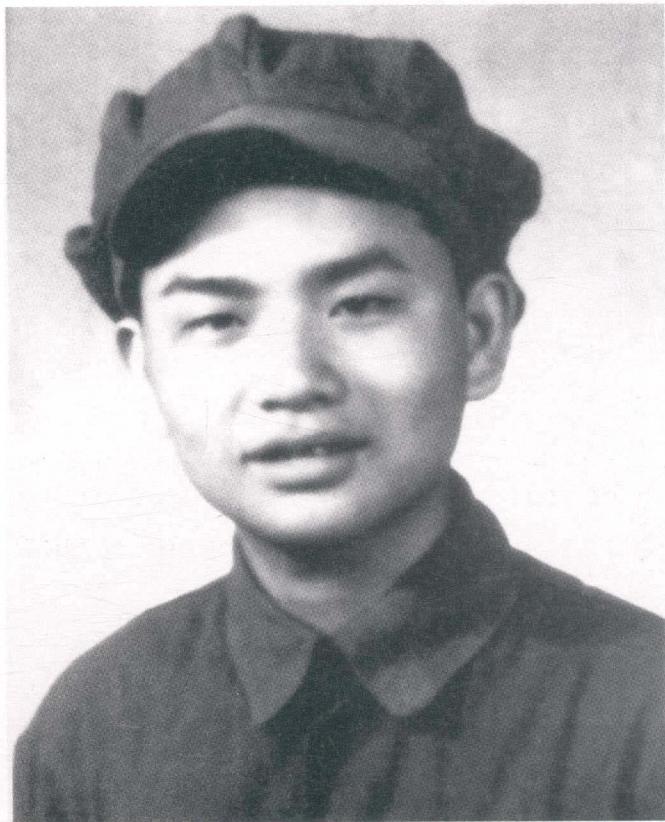


# 大地之子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，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。月是故乡明，水是故乡甜，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走不出自己的乡音，走不出亲人的牵挂……而对于艺术家来说，故乡的意义更加举足轻重，是他艺术的初地，更是滋养他灵魂的圣地。

1931年，著名陶艺大师庄稼出生在普宁市燎原镇果陇村。那里地处潮汕平原西缘，东倚铁峰山，西濒银湖，练江环绕，川流不息，是一块秀美如画的风水宝地。那里地灵人杰，陶熏学堂，培育大批英才，俊彦辈出。清代曾涌现祖孙父子一门四进士，一时间传为佳话。因为人才众多，在普宁当地有“一俏洪阳方（洪阳镇，原为普宁旧县城），二俏果陇庄”之说。

庄稼的先人曾护送过南宋末代皇帝宋端宗赵昱。据族谱记载：“庄氏入潮始祖，公从庄公于公元1277年，当宋帝南下途经福建时，乃护帝抗元至新会崖门，由于宋崩帝亡为避元祸，公从公兄弟五位，逃难潮州各地，后来公之大兄公哲、二兄思齐、三兄公茂、四兄公望都返回祖籍福建创祖。唯公从公，遍览潮汕，择地栖身，始创龙溪世系、濠波世系和玉窖世系，并察得鱼塘口（今果陇）山明水秀，林密果硕，垅陌纵横，环境优美，有世外桃源之感，遂安置长男敷言，次男清素落户，此乃果陇始祖。”



稚气未消擂大锤 1949年7月庄稼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化工作团

庄稼乳名庄瑞国，学名庄礼泰，祖辈经商，后因生意失败，靠务农为生，生活十分清苦。1943年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，造成潮汕各地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饥荒。《潮州志》谓“是岁潮大饥，饿殍载道”“惨不忍睹”“惨极人寰”。庄稼一家，自然也不能幸免。可以说，贫困和饥饿成了庄稼童年的主色调。

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庄稼一家人除了过节，平时只能吃糠饼、喝粥水番薯。有一天晚上，庄稼饿醒了，肚子里咕咕地叫个不停。他起了床，叫醒母亲，母亲心疼儿子，但是家里实在没有粮食，母亲只好煮了开水，撒些盐进去，给庄稼喝。她哄他说：“喝了它，就不饿了”。庄稼信以为真，喝下了盐水，但是饥饿并未消除，肚子里仍然空空荡荡，但他很懂事，抹了抹嘴，笑了。

庄稼从小就很有自尊心，上学时，中午要在学校用餐，有钱人都带白米饭回学校，而庄稼只能带手指粗的小番薯回学校，每次到了吃饭时间，他怕人取笑，不敢呆在学校，

跑到远处的神庙躲着吃饭，每次吃前都跪拜，一脸虔诚地向菩萨祈盼：“菩萨，保佑我家能吃上白米饭。”

记得有一年，学校搞活动要穿童子军装，家里太穷，实在没有钱买，心灵手巧的母亲不愿让庄稼失望，找来一些黄枝，把讨来的面粉袋染成黄色，然后自己裁剪，用了一个通宵，熬红了双眼，终于做完了这件“衣裳”。第二天上学，同学们看到他身上穿着这件怪异的衣裳，笑得前仰后翻。庄稼却不以为然，他深知，这一针一线，都是沉甸甸的母爱。

都说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父亲就要庄稼为家赚些油盐钱，帮补家用。每逢假期，他总要光着脚板挑上三四十斤盐，走三十多里高低不平的泥路赶到集市上去卖。

艺术家的天赋往往在童年就初见端倪了，庄稼也不例外。从小，他就显示出惊人的美术天赋。当时，家里太穷，买不起纸笔，他就沙地上画猪、羊、牛等动物图案。一个月圆之夜，他突发其想，和一帮孩子在空地上用碎瓦片、玻璃堆砌成一条生猛的巨龙，这应该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件雕塑作品。第二天早上，乡亲们看到这条巨龙，均惊叹不已，一时间，小小的庄稼成了村里的名人。到了小学六年级，学校举行画画比赛，他画了一幅反映日寇侵华造成人民苦难的《一幅饥饿图》，画面上呈现出一张破席，五六个骨瘦如柴、衣衫褴褛的大小农民，有坐有卧在破席上，父亲拿着瓦钵乞讨，母亲抱着将要饿死的儿子在哭号。老师们看了，大为震惊，将其评定为第一名。

几年之后，天智聪颖的庄稼考上普宁简易师范学校，由于家里太穷，他有时连米和凉饭都带不起，他又不好意思讲，一到午饭时间，就躲了起来，有一次被同学发现了，把所带的干粮分点给他，就这样，他饱一顿饥一顿，终于读完了普师。

普师毕业后，庄稼在邻县的钱坑镇钱南村小学任美术教员。钱坑当时是游击区，受到参加革命的同学影响，1949年七夕，庄稼和几位同学顶着星光，步行四十里，磨了一脚的血泡，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工团三大队驻地参军，并随部队转战在粤东游击区。期间，一位老同志建议

他改名庄稼，表示他是大地的儿子，从此，这个朴实的名字伴随他一生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庄稼随部队进了广州，他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在华南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，广州解放后，游行活动时，几张大幅的宣传画和伟人像，都出自他的手。随后，他参加云浮县和罗定县的土改，被评为一等模范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庄稼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绘画、木刻作品，在《南方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等报刊发表。

纵观庄稼的人生道路，1953年，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。此前，广州市第一任市长朱光邀请陶艺大师刘传以及当时的雕塑家高永坚、谭畅，成立广州人民美术社，也就是石湾美术陶瓷厂前身。为恢复和发扬石湾陶艺，庄稼被派入石湾拜著名民间艺人刘传为师，肩负着抢救民族遗产的重任。当时，庄稼也曾苦恼过，他当时正对木刻产生着深厚兴趣，认为学艺术就要去高等学府，这些小玩意儿能搞出什么名堂？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：“民间艺术如无人拯救，将会人亡艺绝，你肩上的责任千斤重呀！今天石湾的传统艺术发扬光大就靠你们了！”此后，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。在陶艺名师的指导下，他如痴如醉地迷上了“石湾公仔”，从潘玉书、刘传、陈渭岩、潘跌逵等陶艺大师造诣精湛的作品，到无名艺人信手捏来的粗犷泼辣之作，都成了他临摹、揣摩的对象。他还给自己制订了月度年度工作学习计划，定期检查，认真临摹了一批前辈大师的作品。为



2005年7月三老战友（庄明英、庄稼、庄礼军）纪念参军55周年互相联诗后留影



1975年庄稼为新疆伊犁人民造像



1975年庄稼与廖洪标在新疆体现生活



20世纪50年代，庄稼（前数第二排右三）区乾、谭畅、刘传、尹积昌、曾良等陶艺家与工友们在广州人民美术社石湾陶瓷雕刻工场前合影



20世纪50年代，刘传传授技艺（右二为庄稼）



1961年与刘传、廖洪标、曾良、刘泽棉合影  
(左二为庄稼)



左一为刘传，右一为庄稼



『心中只有你』——庄稼（1967年12月刻）

了从生活中提炼艺术形象，他随身带了画夹和速写本。这些来自民间艺术的精灵，钻进了他的心扉，烙刻在他的脑海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，很快便显露出艺术才华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庄稼的处女作《喂鸽》收入了1953年《华南美术作品选集》，在《长江文艺》杂志封面发表。作品《七仙女》参加莫斯科“世界青年美术作品展览”，受到国际艺术界好评。1960年，他和老师刘传一起被邀请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讲课，登上了工艺美术最高学府的讲坛，这一年他才29岁。

在陶艺创作上初露锋芒，并没有使庄稼沾沾自喜，他感到自己的作品，感染力还不够强，原因是生活来源不丰富，艺术修养不足。于是，他积极深入生活，博览文学艺术名著、古今中外画家和雕塑家的文章及作品，贪婪地吮吸着文化艺术营养。

1957年1月26日，庄稼与作家关健儿喜结连理，两人风

雨同舟，相濡以沫，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，也是艺术上的搭档。两人也一起合作，一个写脚本，一个绘画，共同创作了小人书《神水瓶》《卡达》《农夫兄弟》《大田和小田》，并在香港地区出版发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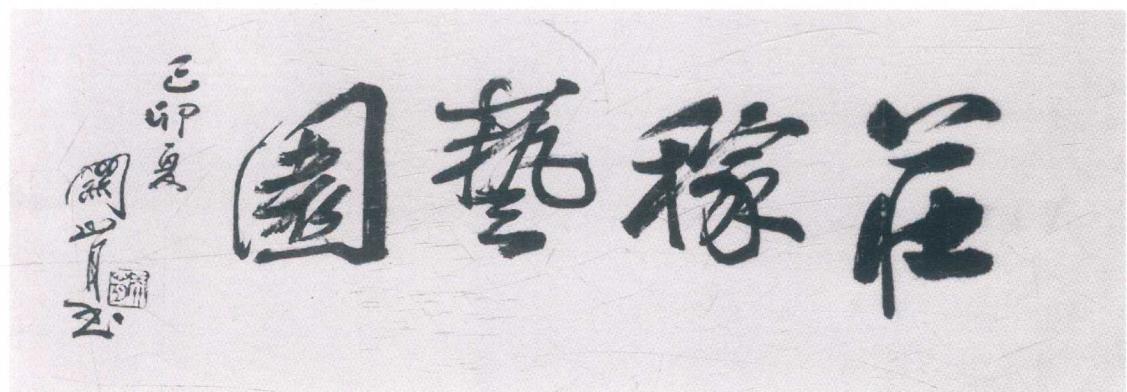
在艺术上才华横溢的庄稼，在生活上却比较笨拙，除了上班外，他还坚持画画的副业，经常工作到深夜。有一次，凌晨时分，他饿了，开了火水炉煮东西吃，不慎打翻了，连书包都烧了起来，他心急地扑火，同宿舍的人赶来，见他面已烧成红色，把他送去了石湾医院。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潮席卷全国，石湾美术陶瓷厂的产品没有销路，曾转行做过纪念章，生产电子电容器，刘传也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被戴高帽游行，庄稼则被视为“黑线宠儿”下放车间劳动。但他的艺术信念没有动摇，20世纪70年代文化禁锢略为松动，他就创作了一批现实题材的作品，如《试针》《风雪巡逻》《马背小学》等力作。其中，《试针》在新中国成立23周年全国工艺美术展上被评为优秀作品，并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画报》。庄稼一举成名，享誉全国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举国上下，万象更新，庄稼步入了“天命之年”，但他却以火一样的热情，投入创作，并登上了艺术事业的巅峰。1984年创作了《贞观之治——唐太宗》《诗圣杜甫》《四大美女》等代表作，其中，《贞观之治——唐太宗》在表现唐太宗雄才伟略的同时，更是借古喻今，讴歌改革开放。作品面世之后获得全国第六届美展优秀作品奖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成为首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石湾陶塑珍品，使这一民间工艺登上了大雅之堂，成为石湾陶艺史上的不朽经典。

艺无止境，生命不息，攀登不止。1993年，庄稼离休后创办陶花源陶艺研究室，与儿子庄阳一起研习陶艺，又创作出《升平乐》《钟馗嫁妹》等一批佳作。

一个艺术家的成功，光是热爱还不够，一定要做到痴迷。一心“痴陶”是庄稼之所以成功的关键。他的妻子关健儿说：“大师的生活除了‘公仔’还是‘公仔’，他不属于自己、不属于家庭、不属于我，只属于艺术。几十年来，他创作了数以百计的陶塑作品，但日常生活常识却很少注意，



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为庄稼工作室题字

以致常常闹笑话。比如，他用电风扇不会调快慢档，关风扇时只好将电插头拔掉；记电话号码最怕长数字，很怕打手机。”他的爱子庄阳说：“父亲平时平易近人，但是在艺术创作上十分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。每次创作前，为求形象真实、逼真、传神，父亲都会对创作人物进行详细的资料搜集，了解其经历、性格等特点，才进行创作，使作品形神俱备、栩栩如生。”

除了通过精研《辞海》，熟晓历史人物，庄稼还随身携带速写本和画夹，随时捕捉“人物”。有一次， he去新华书店买书，出来看到一老妇极像刘传《弃官寻母》中的母亲，便紧紧尾追观察，跟了一段路后那老妇突然回头，厉声喝问他有何居心。围观者也讥笑他是“黍离线佬”，满街“卜卜脆”的姑娘不追，却去追个“伯爷婆”！他忙向老妇解释，说自己是“捏公仔”的，觉得她的模样很适合……老妇看他一脸诚恳，不像那不正不经的人，于是站定让他看了三分钟。 he回去后第二天上班，才记起把自行车丢在了书店门外。那年代，丢辆自行车当然是个很大的损失，幸运的是， he创作的《弃官寻母》获得了巨大成功，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珍品。

庄稼喜欢抽烟。曾经一天抽五包烟，一支接着一支，一上午，只需要点一次火。夏天的时候，房间开了空调，窗户紧闭，整个房间，烟雾弥漫，宛若仙境一般。除了烟之外，茶也是庄稼的最爱。创作时，手边也不忘记放一杯茶。可是，有时创作过于投入，竟然把洗泥水当成了茶喝，这还不算，喝完之后，竟然浑然不知，其忘我的状态，可见